

案头的菊

陈鹏

冬意渐浓时，忽然觉得案头太素净了，便去市场捧回一盆菊花。

这只是寻常的冬菊，单瓣，金黄，花心一点极淡的红，像蜡纸上不慎滴落的红墨水，化开了，反而成了点睛之笔。卖花的大姐用旧报纸裹住花盆，递给我时说：“这花好养，也好看。”我捧着它走回家。大理的天空是遥远的蓝，苍山十九峰的轮廓在澄澈的光线下格外分明，仿佛移近了许多。阳光还有余温，软软地照在菊花叶子上，层层叠叠的绿，透出一种沉静的、富有油润的光泽。

回到家，我把它安顿在书房的桌子上。这里的光线是吝啬的，只有在午后极短的时辰里，西斜的日头才会漫过窗棂，投下一道窄窄的、刺眼的光斑，很快又移走了，那盆菊花却似乎安之若素。浇水时，我能听见泥土“滋滋”的吸水声，缓慢而满足。我仍旧读

我的书，写我的字。它在那里，不声不响地，花簇的每朵都只是开着一小片，花瓣还没有完全展开，仿佛在无声地积蓄着什么。

注意到它盛开，是在一个微凉的清晨。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香气像一缕沁凉的丝线，悄然拂过面颊。寻香看去，便见一朵菊花，已不知在何时静静地打开了。花瓣舒展得极坦然，修长而略向后卷，边缘有着难以察觉的弧度，使整朵花看起来舒展而又内敛。那黄色很特别，不是稻田的麦浪，也非月华的朦胧，像是被时光反复漂洗过的黄色的布，吸饱了天光和地气，呈现出一种内里泛绿的暖黄。清气幽幽，带着山间晨露与草木混合的清冷气息，萦绕在自身周围，萦绕在那小块地方，形成一条芬芳而谦逊的界线。你需要停下手中的事，静下心来，凑近了，才能完整地领受这份安静的馈赠。

看着它，心里便无端地浮起四个字：“人淡如菊”。这原是一位老师的微信签名。老师姓张，是位小学老师，教数学，总穿黑色衣裳。记忆里的她，说话声音很洪亮，板书一笔一画，极工整。曾经，有学生拿了别人的东西，她没有当众斥责，只是将人带到一旁，手轻轻放在孩子头上，说：“要记住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一丝一毫也不能动。”她的办公室窗台上，仿佛也总有一小盆绿植，是不是菊花，已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她批改作业时，神情专注而平和，仿佛外界的喧嚣都与她无关。此刻想来，她那种“淡”，正如案头这菊花，并非色彩贫乏，而是将所有的绚烂与热烈，化成了根系的扎实、枝叶的韧劲与静默的坚持。这是一种生命姿态的选择，不争春，不斗艳，只在属于自己的寒冬时节，笃定地、完整地绽放。

案头的菊，仿佛领会了冬的深意，开得不慌不忙。一朵开了，邻近的几朵便也跟着，次第舒展，井然有序。于是窗下，便有了延续两三周的小小繁华。这繁华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。读写倦了，抬眼便与这一簇淡雅相对，心头那些被文字揉皱的烦扰，仿佛也被那安静的目光抚平了少许。它的存在，本身便是一种陪伴，一种无须言语的慰藉。

天气凉了，夜晚在案前坐得久，需在肩头搭一件外衣。那菊花，却在清寒中显得愈发精神了。最早开放的那几朵，花瓣边缘已生出极细的褶皱，像是岁月留下的温柔的吻痕。但这并未减损它的美，反而增添了一种从容的气度，一种对生命进程全然接纳的坦荡。开花时，是全力以赴的静美；花谢时，也是心甘情愿的沉寂，一瓣，两瓣，归于尘土，完成一个圆满的循环。

一天早晨，一片花瓣落了。在没有风的时候，它自己松了手，悠悠地，以一种慢的姿态，飘落在书桌上。我拈起它，对着光。轻薄如翼，脉络却清晰如画，仿佛生命所有的轨迹都写在了上面。凑近鼻尖，那清冷的香气，竟比在枝头时更为集中了，像一句凝练的告别话语。

盆中还有一两枚青白的花苞，紧紧裹着，在薄凉的空气里积蓄着最后的力量。我知道，这场安静的事，还未到终章。而我的案头，曾有过这样一盆冬菊为伴。它让我知晓，那“淡”的深处，并非空无，而是一种丰盈的简净，是喧嚣世界里一份珍贵的安静，是生命深处的开阔而深邃的境地。这清冽的香气，大约也会像这大理冬日的暖阳一般，久久地，留在记忆的某个角落，成为岁月里一枚静美的书签。

与春对坐 | 丁成武

亭子里
盛满温软的阳光
与轻轻的风
我确信
我与春天 对坐在毗雄河岸
这是不争的事实

柳芽探头
迎春花顶着鹅黄
连黄莺也捎来消息

我静静地坐在这里
不敢妄动
只怕惊扰
那一抹抹花树上
随着琴声舞动的樱花

洱海的清晨 | 张放隆

柳丝带着夜的凉
洱海的水纹
是风揉开的褶皱
鸥鸟扑棱着翅膀
剪破晨雾的薄纱
山坳里溢出的橘色光潮
漫过水面
金箔似的贴在浪尖上
岸边的人抬手定格的那刻
想把这团温暖的橘色
搬进屏幕里
而洱海只是悠悠地晃着
把日出
晃成了清晨的诗意

在苍山洱海之间 | 王子文

天空把最美的蓝色
都留给了洱海
云彩走得那么慢
慢得像我会不得翻过的
某一页时光
山坐在那里
水躺在那里
它们不说话
却把一切都说了

山下的小城亮起灯时
像星星落在了洱海畔
我寻找的光
有时就在脚下
我只是习惯了抬头

或许美就是这样
不需要解释
不需要占有
只要静静地
让自己成为此刻

爱上大理 | 余述祥

天空的蓝滴落在
苍山十九峰上
云雾飘成玉带云的形状
望夫云凝视
洱海水面的阳光
洱海把每阵风都酿成酒
开一场流动的集会
风花雪月间
连心跳都慢下来
爱上大理
像不迁徙的鸥鸟
把日子
过成永远在线的直播



梅径香寒蜂先知

杨福军 摄

风起苍洱

杨丽

进入12月，下关开始刮风，其实进入秋季，风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，最近几天尤其狂暴，颇有一股飞沙走石、横扫千军的气势，总让人想到升庵先生的《海风行》：“苍山映沧江口，天梁中贯晴雷吼，中有不断之长风，冲波动林沙石走。咫尺颠崖不分，征马长嘶客低首。”

在下关居住了8个年头，对声如惊雷、气势浩荡的下关风仍然无法适应。在狂暴的下关风面前行走都成了一件困难重重的事，感觉每迈一步都不容易，步伐常常会被风带偏。在大理是不用费心去做头发的，你花费了时间、精力、不菲的价格精心打造的发型，刚出理发室立马会被下关风打回原形。在这里穿着漂亮裙子的女生是真正的淑女，总是小心翼翼地按着裙摆，提防着调皮的风会来突然袭击。有时会想，风花雪月之中的花、雪、月都是浪漫和诗意的具象化，只有风与浪漫和诗意无关，不知为何竟能位居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首？

下关风起源于苍洱大地特殊的地形地貌，连绵百里的苍山挡住了大气环流，冬春盛行的平直西风气流和夏秋印度洋、孟加拉湾的季风便通过苍山和哀牢山之间的山谷进入下关，形成了冬春季苍洱之间强劲的西风和夏秋之交的西南风。苍山和哀牢山之间的山谷出口便是天生桥，天生桥的风便尤其大。有一天清晨，路过天生桥，看到大团大团的云从峡谷间涌进来，在山谷间不停地奔腾翻涌。下关风成就了大理的云，源于这四季节不停歇的下关风才使得大理的云如此多姿多彩，百变千面。天上的云飞来舞去，随风荡漾，瑰丽变幻，随风塑形。一忽儿，它是苍山顶的“望夫云”，一忽儿，它是挂在山腰的玉带云，一忽儿，被调皮的风扯成了丝丝缕缕洁白的羽毛，转过身，它又成了一团团饱满的棉花糖。夕阳西下，它成了漫天的“火烧云”，当西风急流遇到苍山，它又成了气势磅礴的瀑布云。都说云是大理第五景，我却觉得风和云是同一道风景。云为风之形，风为云之魂。人们看不见风的形状，却看得见她洋洋洒洒随意留在天空的作品——云，天上的云就是风的模样。有了四季不停歇性十足的下关风，大理的云变化速度尤其快，时而白浪滔滔，时而飘逸悬空，时而轻柔如纱，时而厚重如山，时而绚烂如焰。大块大块的云朵，变幻出各式各样的模样，随风流转，从龙首关一直逶迤流淌到龙尾关，时而汇聚在苍山之巅，时而挂在山腰，时而

游弋于洱海上空。大理的云不仅形态变幻快，颜色变化也很快。刚刚还是铅灰色的一团浓云飘浮天空，刹那间就演绎成洁白的棉花糖，一会儿又变成火焰般绚丽的晚霞，让苍洱大地熠熠生辉。因了下了关风的存在，大理的云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肆意释放她的美，大理的云轻盈的舞步，优雅的身姿，曼妙的流苏都是风在天空中情感的流淌，我笃信这便是下关风成为风花雪月四景之首的理由。

谁说没有看过风的样子？东风吹皱洱海水面，一圈圈荡漾的涟漪是风最浪漫的模样，河边、村头、公园里临水而生的柳枝在风中微微摇曳的身姿是风最妩媚的模样。当春风吹开了雪白的梨花、粉色的桃花，空气中满是风的味道。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时耳边传来的“唰唰”声，是春天风的痕迹。南风吹动池水形成层层涟漪，恰似串起的水晶帘是夏天风的模样，初夏立于翠绿荷叶上的蜻蜓微微扇动的翅膀，是风对夏天的撩拨。当秋风抚过苍洱大地，层林尽染，斑驳绚烂的苍山，碧澄如画，清亮纯粹的洱海是秋天里风的模样。寒冬来临，北风呼啸，光秃秃的树枝，枯黄的草地，苍茫的大地是凛冽刺骨冬天朔风的模样。

午间休息散步时，常常会看到大理市龙山行政办公区雄风塔附近山坡上，整坡树都向着东北方向斜着生长，树干是斜的，树冠也是斜的，透过树叶洒落到地面的光斑也拉成了长长的斜线。抬头看，迎风西南面枝条稀少，枝叶疏朗，背风东北面枝条繁茂，枝叶密密层层，树形如倒置的扫帚。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，当风轻轻吹到山坡，总会轻轻掠过树干，经年累月，一天一天，一点一点，这来无影去无踪的风竟将自己的模样刻进树的年轮。每每看到朝着东北方向生长的树，都会暗生敬佩之心，顶着横扫千军的下关风仍然在顽强地生长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。这一棵棵向阳生长的树正是风的模样，以一种沉静的、近乎永恒的倾斜，在阳光下生长着、站立着。

谁说没有看过风的模样，它把浪漫写进云朵轻盈的舞步，优雅的身姿，曼妙的流苏；它把调皮藏进满山遍野的层林尽染，树枝上的叶子跳跃着、翻飞着，如同无数彩蝴蝶翩翩起舞，风姿绰约。它把狂暴融进山呼海啸，桀骜不驯地四处游走，所到之处飞沙走石，尘土飞扬，天地一片混沌；它把顽强刻进树的年轮，静静地、永恒地站立着、生长着，苍洱间蓬勃生长的万物都是风的模样。风的身姿，无处不在。



我给他递了杯水，他摇摇头说，没事。

“高三下学期，也是我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家长会。当所有同学的家长都到齐时，我眼前一亮，有个熟悉的身影从校门口闪进来。在我惊讶得还没回过神时，李叔叔已经走到我面前说，今天不是开家长会吗？快带我进教室。那时，我高中三年所受的委屈似乎都烟消云散。我拉着李叔叔的手，昂首挺胸走进了教室。”

宋荣坤腼腆地笑了，当村干部几年，高原紫外线将他的脸晒得黑黢黢的，却仍然掩饰不住那种羞怯。“2009年，我参加高考，成绩不理想。想到三年的辛苦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，想到五六千元高额学费的巨大压力，想到父母年迈多病，想到大学读出来也难找到工作，我便无心填报志愿。李叔叔得知后非常生气，狠狠地训了我一通。我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沉默了许久，我才抬起头。我对李叔叔说，我要像您一样成为医生，帮助别人减轻病痛，也能帮我父母治病。李叔叔听后很高兴。针对我的实际情况，他帮我把有可能被录取的学校以及所选专业认真分析后，帮我选择了德宏职业学院作为第一志愿。志愿填对了，这所学校录取了我。当李叔叔打听到国家实行贫困生助学贷款后，就在第一时间让我去县城申请贷款，而且亲自找工作人员详细地介绍了我的具体情况。最终在他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下，我顺

利通过审核贷到助学贷款，走进了大学校门。”

李桂科对山石屏麻风康复者子女的援助一以贯之，直至走入社会。还是以宋荣坤为例，他在大学期间，李桂科始终没有忘记开导和鼓励，经常在电话里过问他的学习和生活状况，有时也回问别的，比如有没有找到女朋友啊？实习前，李桂科又让宋荣坤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。他觉得只有到省会城市的大医院，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。果然，通过实习，宋荣坤不仅掌握了操作技能，而且巩固了专业知识。

实习结束后，宋荣坤四处谋职，却又到处碰壁，没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。李桂科知道后，也帮小宋多方奔走，联系就业。他先让宋荣坤到洱源县三营中心卫生院做临时工，接着又带去辅导资料，与小宋做专业知识的探讨。在生活上，李桂科对他处处关心，让小宋对以后的生活抱有信心。宋荣坤明白，要想改变命运，只有往医术方面深深扎下去。他原就读的医学在医科上并不占优势，比起昆明医学院、大理大学医学院来说，差了很多。所以只能在实践中弥补。

经过勤奋钻研，宋荣坤信心满满地参加事业单位招聘，考出了洱源县医学检验第一名。分数公布后，李桂科乐开了花，但他又担心宋荣坤太自卑，过不了面试这一关，毕竟他是山石屏走出的考生。于是李桂科专门腾出时间辅导宋荣坤面试，衣着怎样才算

得体？待人接物要注意些什么？专业知识如何回答？许多细节都手把手地教，一遍遍地练。并适时鼓励他的点滴进步。

李桂科还把疾控中心的同事组织起来当考官，先给宋荣坤模拟面试了几番。

真正的面试前夜，李桂科从身后拎出个纸袋，取出套灰色的西服给宋荣坤。

“荣坤，看看这套衣服合身吗？”宋荣坤连摆手说：“李叔叔，面试的衣服我有，您不要费心。”

“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明天要面试，穿得体面点，才是个帅小伙。”李桂科说。

“留着您自己穿吧！我住在您家，天天混吃混喝，已经很不好意思。再说，您工资也不高！”宋荣坤涨红了脸。

“你这小子，这么生分，我是你叔叔啊！”李桂科不容分说，便把西服往宋荣坤身上套。

宋荣坤记得，那段时间“李叔叔”特别忙。那时山石屏正在紧张地进行灾后重建，山石屏那边也需要他全盘指挥。但宋荣坤又要考试，于是“李叔叔”只能来来回回从县城往山石屏跑，又从山石屏跑回县城。二十多天的时间，李桂科从没休息过，累得头顶上硕果仅存的几缕头发更见稀少。

为了山石屏的几个学生，如此奔波值得吗？或者说，这些事，早超出了李桂科作为医生应该做的。他已经尽了学生父母的本分，甚至超出了父母。

宋荣坤至今仍然内疚，就在面试前一天，他才晓得“李叔叔”的女儿李袁萍也参加这次事业单位招聘的面试。但李桂科为了辅导宋荣坤，顾不上自己的女儿。结果宋荣坤顺利通过面试，而李袁萍落榜。知道结果后，宋荣坤愧疚无比。除了深深的自责，他不知道还能咋整。

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向李叔叔表达感激之情。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李叔叔。”

连载 66



苍山云景

杨新闻 摄